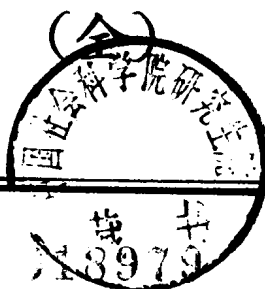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四七號

據民國黃元直修劉達式纂
民國十一年鉛印本
影印

雲南省

元江志稿



90/157/06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臺一版

元江志稿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元江志稿

石屏袁嘉穀署

民國拾壹年開智
印刷有限公司印

元江志稿序

修國史者徵諸省志脩省志者徵諸郡志脩郡志者徵諸縣志縣志之所重在詳不在簡苟縣志不詳則郡志無所取資等而上之至於省志國史其不免於挂漏無疑矣故縣

元江志稿

序

志以詳為重縣志不詳於是乎脩史者乃棄志而取私家之傳述亦勢有必至者也元江為滇之要邑古無志志之成僅三見初成於康熙甲午郡守章公人也繼成於道光丙戌刺史廣公石如自後百餘年間無繼起

而為之者今戊午南浦黃君礪汝來令是邑乃續脩之其纂輯甚詳匪但近今時局之遷變政治之更張足以資後來考鏡即舊志所有者亦為之訂其訛補其缺蓋深知縣志關係之重故其用力之勤

元江志稿

序

如此嗚呼今人唯不知縣志之重故闕脩者多矣黃君豈不賢於人哉果天下之邑侯皆如黃君凡令其地即脩其志則郡志省志得所取資以供國史之采擇何至地方掌故湮然散佚而不可考也抑予更有

欲質其疑者創言云元江舊為府旋
更為州今改縣本志不以府州縣等
名統目曰元江以免紛歧衝突是誠
良工心苦矣第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今既縣之矣似稱縣志為宜但曰元
江則以江流域非縣界所能限不

元江志稿

序

三

幾難循名而責實乎此予所欲質
諸黃君而深冀黃君有以釋吾疑
也辛酉七月昆明陳榮昌序

元江志稿序

事實齊以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識者雖屬竊以為志者史之基必一邑之志有完書而後國史之採乃有實據故鄭漁仲謂須老於掌故者為之有北平爾孫毓所得粹稿在范成大之吳郡志王鏊之姑蘇志暨康海之武功韓邦彥之朝邑當時亦既藉稱善後猶不免

元江志序

人摘而疵之甚矣志之不輕於修而其嚴尤在體例也滇隸邊隅文獻久無足徵而元江尤俯荒徼唐漢以前事既無稽宋元以後雖有所著又畧而未詳語建置則輿地之沿革難清語田賦則開墾之征收代異檔案付缺而官師失考流傳見佚而藝文鮮收苟紀有賢者志得以善其業哉顧余風涉文園每慨方志之多闕久欲求二三通人碩士相

元江志序

與講明而切訂之只以戎馬倥傯有去未遑今歲甫由粵旋滇而黃君礪冰即以其所刊之元江志稿見示并索及序大既責無可辭又方百以待理有不暇再與之商權者第念當此軍政鼎新日黃君獨能於公務之餘慨然收殘拾墜以存文獻於縉紳而賢於什伯庸吏速矣因略舉修志之例明其攸闕於史者大以為後之修者告

并以歸而質之黃君

民國壬戌年孟夏月之中潯會澤唐繼堯序於五華山印署

元江縣志序

國家設法之隆污視乎親民官吏之賢否方世之盛也仕途澄清吏盡只責民樂其利則君主璽書以褒美之史冊特書以摘揚之其不率職者罰如例及其衰也仕途冗雜姦猾倖進竊舉不行而民生之道苦矣此伊古

元江志稿

序

裁籍可致而見者民國以來國是不競各省區莫不張皇於兵事補苴於餉需所謂親民官吏之賢否幾無餘力以加整飭於是蕭艾並進良窳雜陳其巧者不過修飾以飾工否則敷衍以求多事而已求能實心任事者殆不數觀嗚呼此吏治之所以日墮也

南浦黃君鵬汝初知元謀縣事元謀巖邑也而治匪輯民興學廣教之政俱舉民惟恐其去及調任元江又以其治元謀者治之而治匪興學加勤焉復於暇刻邑之續學士輯修元江縣志成書視舊志加詳而體例採錄尤較於慎一邑之掌故風物得以秩然

元江志稿

序

案邑僻邑之士民與夫後之繼任邑者有所資以爲政某者利當興某者弊當革斬玉於政進優良而後已固不僅存文化學術與表之迹于千百年及也黃君乃不謂賢乎余曩時黃君恂儒者固決其必有以見異於今世仕者之林歟是書及訪其

政績差幸宿願之未遂也

姚安由雲龍

元江卷稿

序

三

元江志序

元江縣知事黃君礪汝恆志稿成請叙於余
余暇披覽知其致力堅且厚採集博而精
故彙為之敘曰章實齋謂史家之書有著作
有纂輯著作之史自宋而還絕不多見纂輯
之史則以博雅為可以一掌必資案據為歸

元江志稿

敘

一

又盛稱周書昌與李南澗修曆城縣志無不
寧不著來歷蓋著史無不先以採集採集既
博然後從而類列之加以筆削斯則馬班紀
傳溫公編年準乎春秋之意而實為所謂著
作之史是也至本縣之志本無煩以兩董自居
特纂其要紀其實期千百年後有人知元化

學術興衰之迹此實為所謂纂輯之史是也
故博覽精思非著作無由見其美歟陳夏
非纂輯無由得其真志之言記也古者左史
記言右史記事常不離乎君之左右然則
事之博即可榮辱終身毀譽寓祀筆斯筆者
可不慎歟黃君此書徵引蒐羅自漢唐史籍

元江志稿

敘

二

以至於近代名人之作又別以案冊採訪補
其不足深得筆削古義而建設志沿革式門
尤為典重考元史地理志云元江路古西南
夷地今元江梁州之西南又當在異水之西
南也阿剌諸部蠻自管瓊之憲宗四年內附
七年叛率諸龍築城以拒命至元十三年

遷立元江府以羈縻之二十五丰命書南王
討平之割羅槃馬籠步日思磨羅丑羅陀步
騰步錫台威台陽設柘陀十二部在威遠
元江路設府羈縻以元世祖神武之資猶不
可平賽典赤瞻思丁平章書南建禮儀之節
講經史之學文風始闢而傳稱德服羅槃甸

而云羅槃甸叛征之師次羅槃城三日不
降諸將請攻之賽典赤不可遣使以理論之
羅槃主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
進兵賽典赤又不可俄而將卒奔棄城進攻
者賽典赤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
曰天子命我安撫書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

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添當誅命左右縛之諸
將叩營請俟城下之曰汝等羅槃主間之曰
平章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
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以此見往
時土著人民之獷悍而賽典赤之功偉矣羅
槃甸即步魯合谷偁之羅必甸地理志之羅

槃與馬籠步日諸部於至元二十五年割屬
元江者也走書但及羅必甸之亂百密一疏
余故詳為補之俾無遺憾云民國十年四月
劍川周鍾嶽叙

元江志序

縣自宋降重志纂洎今版邑缺者十不四五時
志舊詳古志詳今竊謂古詳便徵文獻
今詳利研政學二者未容併廢惟博徵慎載
崇實黜譌乃能信今傳後而地方經濟窮
樞生計之近況尤須加意搜摭以備有志康
庶之厚民生者之探討體份公順時損益

元江志序

無庸斷之于古式耳黃子之屬汝寧元江
修志成材檄徵余序受而覽之為卷三十
為志十三志地輿建設有治食貨有武
備職官初紀人物烈士種族藝文附雜志
志裁臚前志舊籍者甄錄采訪檔案者亦
半徵文獻研政學咸取資焉視嗜古石今
有偏執者為有別矣猶有取者元邑為古樞

邊烟瘴地迨坤隅日拓始漸內移陸路西景
邁景東入滇徑勐海思茅竄腹部水路由河
內老街入滇徑蠻耗上竄西南各屬元邑均為
必經之地當衝要故前置置府置州號稱
巖邑今雖邊燧不警以備豫銷萌仍當固
守謀生聚積其山川料其民物以早為之
惜兵燹迭乘章氏祝氏府志散佚廣氏州志

元江志序

府者不寡而歷未當者不鮮能補闕拾遺為
新志續志之編輯以故亟覓一完備著述按而
索之便籌壹是而不可得孺汝獨能蒐之秘
笈擷之簿書諏之耆老慘淡經營成此巨帙為
前此所未曾有能惟可供固守謀生聚者之
參稽邦人士辨民族考生物纂家乘均引端
于善政之著述為稱首特以此時日愈積則作

愈積析理愈密供莫給求自應以次增進倘
歷年稍久復能調查測量化分過其於實繁其
國表趨重比之而省界屬辭為用益宏然必存
諸章實齋紛雜陳貴決擇之取林茂貞考
核聚精之審是之說以從之庶可博徵慎載
崇實點為為信今信之名著云

民國十一年六月昆明吳琨序

元江志序

三